



西北民族论丛

第四辑

周伟洲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伟洲 主编

西北民族论丛 第四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民族论丛·第四辑/周伟洲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3

ISBN 7-5004-5793-6

I . 西 … II . 周 … III . 民族历史—西北地区—文集
IV . K280.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1802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010—6403153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西北民族论丛》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办,每年出版一辑。《论丛》是以“西北民族”为研究对象,重点是西北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西北民族与邻国交流史、西北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等。从学科来讲,西北民族研究不仅涉及历史学中的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科技史、文物考古等学科,而且也涉及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大学科。因此,西北民族研究,虽然仅是对西北地域的各个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但其包含的内容却非常丰富;且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尤为重大。

《论丛》面向国内外(包括港台),广集有关西北民族研究的论文及民族调查报告、译文、书评等,以期广纳百川,尽量展示有关西北民族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论丛》还将收录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举办的面向国内外的“马长寿民族学讲座”论文,采用匿名审稿制度,以学术创新和水平作为择稿的主要标准,不囿于一家之言,提倡平等争鸣,以达到不断提高学术水平,推动西北民族研究的创新和发展的目的。

总之,《论丛》的宗旨是:繁荣学术,服务现实;形式多样,不断创新。我们期待国内外广大学者、读者关心和支持《论丛》,并不

2 西北民族论丛

断惠赠佳作,共同将《论丛》办好,使之能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在西部大开发的现实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感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所有支持《论丛》出版的单位和个人,没有他们无私的支持和帮助,《论丛》是难以如期出版的。

周伟洲

2002年2月

目 录

前言	(1)
粟特与突厥	
——粟特石棺图像的新印证	荣新江 (1)
《魏书·西域传》(原文)要注	余太山 (24)
鄯善苏贝希遗址与早期车师文化	王 欣 (76)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与中国民族观的嬗变	
——以儒释道三教论争为中心	吕建福 (99)
明清西北汉族族群之历史观照	彭清深 (126)
新疆建省前后维吾尔族地区经济的凋敝与复苏	周伟洲 (147)
辛亥革命爆发后哲布尊丹巴政权之建立	
.....樊明方 古力扎提 (169)	
历史文献——小经《纪事》初探	韩中义 (198)
跋《凉州公教信友迁葬麦神父并兴修公坟碑记》	王继光 (214)
粟特艺术中的康居人形象	
——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学考察队的发现	
安娜托莉娅·普加琴科娃著 李 琦译 (230)	
附 录	
第五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纪要	(245)
第六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纪要	(251)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56)

粟特与突厥

——粟特石棺图像的新印证

荣新江

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长寿教授（1906—1971年）在他的时代与区域跨度广阔的研究成就当中，也包括对突厥研究的贡献，他在50年代发表的《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和《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长文（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3、4期），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我们研究突厥历史的主要参考论著。而他有关“粟特人在突厥中不仅是个人或一家，而是拥有私有财产更进行自由贸易的部落集团。这种西域粟特商贾的贸易集团，对于草原的牧民社会，必然产生若干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等等论断^①，今天还闪烁着光芒。笔者正是在马先生相关论断的启迪下，利用新发现的考古和图像材料，对突厥与粟特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粟特聚落首领墓葬及其石棺图像的发现

自20世纪初以来，就有粟特石棺床陆续出土，由于文物出土后分散流失，因此影响了人们的正确认识。近年来随着虞弘墓和安伽墓的发现，使学者们可以辨别出一些属于同一系统的粟特

^① 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

石棺床，为粟特人的东渐、祆教的传播乃至汉唐中西关系史上的许多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主要探讨粟特石棺图像所反映的突厥形象以及粟特与突厥的关系问题。

迄今为止，已经确知属于粟特系统的石棺床，总计有如下七套：

1. 安阳

20世纪初河南安阳出土而现分散藏在巴黎吉美博物馆、科隆东亚美术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粟特石棺，其年代在已知的同类石棺中可能是最早的一个。这套石棺保存已经不够完整，现存的画面主要是出行图和宴饮图^①。

(2) Miho 美术馆

日本 Miho 美术馆藏传山西（或陕西）出土石棺，年代在北朝后期^②。J. Lerner《六世纪中国的中亚人：一幅琐罗亚斯德教的丧仪图》一文，分析了其中的丧葬图的各个细节，指出其中圣火前主持葬仪的祭司后面，有一些送葬的人正在一边哭一边劈面，表示哀悼。她推测墓主应当是在中国的一位粟特高级神职人员或商人^③。其后，A. L. Juliano 与 J. A. Lerner 合作《文化的交叉路口：美秀美术馆藏棺床上的中亚与中国艺人》一文，分

① G. Scaglia, “Central Asians on a Northern Ch’I Gate Shrine”, *Artibus Asiae*, XXI, 1958, pp. 9—28; B. I. Marshak, “Le programme iconographique des peintures de la ‘Salle des ambassadeurs’ à Afrasiab (Samarkand)”, *Arts Asiatiques*, XLIX, 1994, pp. 1—20; 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载《艺术史研究》，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第151—186页；收入作者《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3—62页。

② A. L. Juliano, “Northern Dynasties: A Perspective”, *Chinese Archaic Bronzes, Sculpture and works of Art*, June 2 to June 27, 1992, New York, pp. 1—17.

③ J. Lerner, “Central Asians in Sixth-Century China: A Zoroastrian Funerary Rite”, *Iranica Antiqua*, XXX, 1995, pp. 179—190.

析了婚礼图中和娜娜女神下的乐舞形象^①。她们两位又给 Miho 美术馆的《南馆图录》撰写解说，对照相关的中国考古资料和粟特图像，对石棺图像一一作了解释，指出其中有中亚人、祆哒人、突厥人等不同形象^②。在虞弘、安伽墓发现以后，她们又发表《据考古新发现来再探美秀美术馆藏棺床》一文，讨论 Miho 石棺与安伽、虞弘、天水以及安阳石棺的一些共同主题，如对祆教的暗示、狩猎图、宴饮图，指出这些中国发现的图像与粟特本土图像的区别和联系。她们在文章中还认为，Miho 石棺的底座就是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件石棺底座^③，形制与弗利尔美术馆所藏安阳石棺底座相似。2001 年，Marshak 发表《中国艺术中所见 6 世纪下半叶的粟特主题》一文，认为 Miho 石棺图像中披发者可以分成骑马的突厥人和骑象的祆哒人两组，因此这套石棺床的时间上限是突厥灭祆哒的 565 年^④。姜伯勤《图像证

① A. L. Juliano and J. A. Lerner, “Cultural Crossroads: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Entertainers on the Miho Funerary Couch”, *Orientations*, Oct. 1997, pp. 72—78. 周晶中译文，载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5—287 页。

② A. L. Juliano and J. A. Lerner, “Eleven Panels and Two Gate Towers with Relief Carvings from a Funerary Couch”, 《Miho Museum. Southwing/南馆图录》，Miho Museum, 1997 年, 第 247—257 页, Cat. No. 125。

③ A. L. Juliano and J. A. Lerner, “The Miho Couch Revisited in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Orientations*, Oct. 2001, pp. 54—61. Cf. A. L. Juliano and J. A. Lerner (ed.),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4th—7th Centuries CE*, New York 2001. 陈永耘中译文，载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8—305 页。有关底座的详细讨论，见 M. L. Carter, “Notes on Two Chinese Stone funerary Bed Bases with Zoroastrian Symbolism”, *Iran Questions et connaissances*, vol. I: La periode ancienne (*Studia Iranica. Cahier 25*), ed. Philip Huyse, Paris 2002, pp. 263—287。

④ B. I. Marshak, “La thématique sogdienne dans l’art de la Chin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VIe siècl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s-Lettres,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nnée 2001 janvier – mars*, Paris 2001, pp. 228—264.

史：入华粟特人祆教艺术与中华礼制艺术的互动——Miho 博物馆所藏北朝画像石研究》一文，研究了四臂娜娜女神像、伊兰人与突厥人会盟图、丧仪图、墓主宴乐图以及汉式双阙的意义^①。笔者在 2001、2002 年两次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Miho 美术馆粟特石棺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一文，提出重组被盗墓者弄乱的石棺屏风顺序的新方案，并按照笔者认为的图像程序，对每幅图作了详细解说^②。

（3）益都

1971 年山东益都发现的北齐石棺。墓志有北齐“武平四年”（573 年）字样，但非常可惜的是墓志已被压在水坝下面，墓主姓名不存。所存 9 块带有图像的画像石，有不少图像的内涵与安伽、虞弘图像一致^③。郑岩《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对比其他图像，对青州石棺图像作了仔细的分析和阐释^④。最近，姜伯勤先生对比粟特地区的壁画，又有新的见解^⑤。

（4）安伽

2000 年 5 月陕西西安发现的安伽墓主人，是北周晚期的

① 《艺术史研究》，第 3 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1—259 页；收入作者《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 77—94 页。

② 荣新江：《Miho 美术馆粟特石棺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载《艺术史研究》，第 4 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2（2003 年）年版，第 199—221 页。

③ 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载《文物》1985 年第 10 期，第 49—54 页；夏名采：《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补遗》，载《文物》2001 年第 10 期，第 49—54 页。

④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3—109 页。

⑤ 姜伯勤：《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祆教图像的象征意义》，载《艺术史研究》，第 5 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收入作者《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 63—76 页。

同州（今陕西大荔）萨保，即中央政府任命的同州地区的胡人聚落首领，死于大象元年（579年）^①。考古简报发表于2001年第1期的《文物》上。同年，姜伯勤发表《西安北周萨保安伽墓图像研究——北周安伽墓画像石图像所见伊兰文化、突厥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与交融》，从更为宏观的视野，对安伽石棺的一些图像作了进一步研究^②。笔者在《安伽石屏的图像程序：一个萨保的日常生活画卷》一文中，从粟特聚落首领萨保的日常生活来考察安伽石棺图像的内涵和图像程序^③。最近，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西安北周安伽墓》考古报告已经正式出版^④，这必将推动有关安伽图像的深入研究。

（5）虞弘

1999年7月山西太原发现了虞弘墓，据墓志记载，虞弘是鱼国人。鱼国在史籍中没有记载，从他祖上和他本人原是中亚柔然帝国的官员来看，鱼国是中亚的一个国家。虞弘出使过波斯、吐谷浑、月氏（今阿富汗）等地，后进入中原王朝，担任太原等三个州的“检校萨保府”官员，即中央政府派驻太原管理胡

^① 尹申平：《安伽墓展现的历史画卷》，载《中国文物报》2000年8月30日第1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第28—35页，封面、封二、封三、封底彩色图版；Yin Shengping et al., “Notes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Tomb of An Qie”, *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 4.1, Dec. 2000, pp. 15—2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载《文物》2001年第1期，第4—26页；韩伟：《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载《文物》2001年第1期，第90—101页；收入作者《磨砚书稿——韩伟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20页（增加线描图）。

^② 饶宗颐主编：《华学》，第5期，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7页；收入作者《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95—120页。

^③ Rong Xinjiang, “The Illustrative Sequence on An Jia’s Screen: A Depiction of the Daily Life of a Sabao”, *Orientations*, February 2003, pp. 32—35 + figs. 1—7.

^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人聚落者，他死于隋开皇十二年（592年）^①。虞弘传奇式经历和扑朔迷离的鱼国出身，引起学者们的兴致和争论^②。由虞弘墓的发现，也加深了我们对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的认识^③。

（6）天水

1982年甘肃天水发现的一套石棺，年代在北朝晚期或隋代^④。虽然这套石棺的图像已经有不少汉化色彩，但基本的内容还是和其他粟特石棺图像相似。姜伯勤先生对其中的一些图像有所讨论^⑤。

（7）史君墓

2003年6—8月西安发现的史君墓。据报道，墓主出身中亚

① 张庆捷：《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汉唐之间：文化互动与交融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考古系，2000年7月；后以《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的初步考察》名，发表在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姜伯勤：《隋检校萨保虞弘墓石椁画像石图像程序试探》，“汉唐之间：文化互动与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第29—50页；又《隋检校萨保虞弘墓祆教画像的再探讨》；两文收入作者《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121—154页；Zhang Qingjie et al., “Brief Reports of the Stone Sarcophagus of Yu Hong”, *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 4.1, Dec. 2000, pp. 30—7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载《文物》2001年第1期，第27—52页。

② 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载《文物》2001年第1期，第102—108页；又《虞弘墓志考释》，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2001年12月，第145—176页；林梅村：《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71—84页；罗丰：《一件关于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隋〈虞弘墓志〉考》，载《文物》2002年第6期，第78—83、93页；余太山：《鱼国渊源臆说》，载《史林》2002年第3期，第16—20页；周伟洲：《隋虞弘墓志释证》，载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57页。

③ 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载《文物》2001年第4期，第84—89页；收入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9—179页。

④ 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载《考古》1992年第1期，第46—54页。

⑤ 姜伯勤：《隋天水“酒如绳”祆祭画像石图像研究》，载《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21页；收入作者《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155—170页。

粟特史国，后为凉州萨保，于大象元年（579年）卒，翌年葬于北周长安城东，距安伽墓约2.2公里。墓中的石椁上有汉文和粟特文双语铭文，四周雕刻着宴饮、出行、狩猎图像以及祆教祭司的形象^①。

安伽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有确切纪年的最早一座粟特墓葬，虞弘也有确切纪年，他虽然是鱼国人，但他是检校萨保府的官员，其石棺图像的文化属性与其他棺床一致，可以一概而论。其他墓葬也可以大体给出年代，基本上都在北朝末到唐朝初年的范围内。从地域上来讲，分别出自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与粟特人在北朝末至唐初的迁徙路线大致相合。石棺上所镌刻的图像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大多数具有明显的粟特美术特征，而且有浓重的祆教色彩。这些石棺的主人，有的是粟特聚落首领，即萨保；有的是管理粟特聚落的官员。可以说，这一系列具有这种粟特图像的石棺床可能是当时粟特及其他伊朗系胡人聚落的首领的主要墓具^②。

^① 杨军凯：《西安又发现北周贵族史君墓》，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26日第1版；又《关于祆教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西安北周萨保史君墓》，载《文物天地》2003年第11期，第26—29页；又《入华粟特聚落首领墓葬的新发现——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石椁图像初释》，见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6页。

^② 有关石棺的综论，见荣新江：《粟特祆教美术东传过程中的转化——从粟特到中国》，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51—72页；收入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301—325页；姜伯勤：《祆教画像石——中国艺术史上的波斯风》，载《文物天地》2002年第1期，第34—37页；B. I. Marshak, “La thématique sogdienne dans l’art de la Chin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Vie siècl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s – Lettres,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nnée 2001 janvier – mars*, Paris 2001, pp. 228—264；B. I. Marshak, “The Miho Couch and the other Sino – Sogdian Works of Art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6th Century”, 《Miho Museum研究纪要》第4号，2004年3月，第16—31页；张庆捷：《入乡随俗与难忘故土——入华粟特人石葬具概观》，载《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第9—16页。

应当说明的是，这些胡人墓葬的葬具形制不一，有的作围屏石榻状，有的则和北魏以来的石棺床相似，学术界对此类葬具的命名尚有争议，本文不是考古学的研究，而只是利用这些葬具上的图像资料，所以姑且笼统称之为“石棺”或“石棺床”。

位于中亚粟特地区的粟特民族，自古以来就善于接受和融会东西方各种文化。《新唐书》卷221《西域传》称粟特王国之一的何国“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君王”，就是粟特人的丝路民族特征的反映。中国境内发现的这些石棺图像，同样反映了他们在东方建立的聚落中也汇聚了多种文化。他们不仅把西亚、中亚文化带到东方，带到中国，也把北方和南方的文化表现在他们的石棺图像上，如虞弘墓有三幅画描绘了射猎狮子的场景，其中的人物分别是：一个骑着巴克特里亚双峰骆驼的北方长发突厥人，一个骑着单峰骆驼的西方大食（阿拉伯）人，一个骑着大象的南方毗达人。正如我们说粟特人不仅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各国间贸易的担当者一样，他们也是各种文化间交流的传播互递者。本文着重谈论石棺图像上与北方突厥有关的形象，这为我们过去通过文献材料所知的粟特与突厥的关系提供了佐证，甚至在某些细节上有所补充。

二 粟特石棺图像所见粟特与突厥的关系

笔者曾在《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一文中，把粟特聚落的内部生活分类加以归纳和描述^①。以后又在《安伽石屏的图像程序：一个萨保的日常生活画卷》^②、《Miho美术馆粟特

①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111—168页。

② Rong Xinjiang, “The Illustrative Sequence on An Jia’s Screen: A Depiction of the Daily Life of a Sabao”, pp. 32—35 + figs. 1—7.

石棺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① 两文中，对这两套石棺的一些具体图像作了详细解说。以下从粟特与突厥的关系角度，把六座粟特石棺图像（不涉及材料尚未发表的史君墓）加以归纳，对有关突厥的形象按图像主题说明如下。

1. 设盟与继承仪式

安伽石棺床背屏第 2 幅^②，上面的部分描绘萨保骑马到野外迎接前来访问的突厥首领，突厥的特征由披发而得到确切的印证。下面部分是两位首领在一座房子里对坐，应当是在订立盟誓，中间身着华丽服装的人是证盟人^③。他们订盟的这所房子，是用连珠纹装饰边缘，屋顶正中装饰有日月图案，这是表示祆教常见符号，或许说明订盟的地方可能是粟特聚落中的祆教寺庙^④，这进而说明粟特和突厥之间的盟誓是相当重要的。

类似的图像在 Miho 石棺第 2 幅^⑤（原编号 G）中也可以看到。图像最上面是一个悬空的华盖，其下有一个健壮的男子坐在那里，左右有侍者。下面部分是两人对坐在一个食品盘左右，各有一个随从，食品盘后面站立一人。姜伯勤认为是盟誓图，中间站立者为证盟人^⑥。Marshak 认为是继承仪式上的宴会图，上面

^① 《艺术史研究》，第 4 辑，第 199—221 页。

^② 此系笔者所认为的图像程序编号，见拙文 “The Illustrative Sequence on An Jia’s Screen: A Depiction of the Daily Life of a Sabao”。

^③ 姜伯勤：《图像证史：入华粟特人祆教艺术与中华礼制艺术的互动——Miho 博物馆所藏北朝画像石研究》，第 244—246 页。

^④ 拙文 “The Illustrative Sequence on An Jia’s Screen: A Depiction of the Daily Life of a Sabao”。

^⑤ 这也是用笔者所认为的图像程序编号，见拙文《Miho 美术馆粟特石棺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

^⑥ 姜伯勤：《图像证史：入华粟特人祆教艺术与中华礼制艺术的互动——Miho 博物馆所藏北朝画像石研究》，第 244—246 页。

中间坐着的是继承人，面部表情有些悲哀^①。对比上述安伽石棺图像，这应当是粟特人和突厥人订立盟誓的图像，中间立者是证盟人，上面体形较大的人物应当就是萨保的儿子，即粟特胡人聚落首领的继承人。整个画面是通过画面下方所描绘的粟特老萨保与突厥人订立盟誓，使画面上方的萨保之子成为新的首领，而这一继承仪式是需要突厥首领认可的^②。

2. 粟特首领访问突厥部落

安伽石棺图像第4幅表现萨保到山林中访问突厥首领，有商人和驼队随行。图中有一顶虎皮圆帐篷，内铺地毯，毯上坐两人，左边为粟特聚落首领萨保，手拿角杯；右边披发者为突厥首领。帐外地毯上有四位从者，或戴波斯冠，或戴突厥皮帽。下面三个商人背着包袱，并有牲口，应当是随萨保出访突厥部落的商人^③。

3. 共同宴饮

宴饮是粟特石棺图像中常见的主题，有一些图像描绘的是粟特人与突厥人一起宴饮的情形。如安伽图像第5幅和第6幅都是表现宴饮和乐舞，构图大体相同。第5幅是粟特式帐篷，中间坐着披发的突厥首领，粟特萨保在其右边侧身而坐，抚弄箜篌。第6幅则是歇山顶亭子，萨保坐在金榻正中，左侧为披发突厥，突出的是粟特萨保。第5、6两幅在后屏左右最外边的位置上，显然是对称地表现突厥和粟特首领不同场合所处的主导地位，从所处的帐篷形式和乐舞的形象来看，两个场景都应当是在粟特聚落当中，惟具体的场合不同。安伽第7幅是萨保与突厥在虎皮帐篷

^① Marshak, “La thématique sogienne dans l’art de la Chin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Vie siècle”, p. 242.

^② 拙文《Miho美术馆粟特石棺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

^③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128页。

中的宴饮图，下面遍地是野兽，显然是粟特萨保到突厥部落访问的情景，萨保位于帐内最左边的位置上^①。

4. 共同狩猎

安伽第 8 幅是狩猎图，这里可能描绘的是粟特萨保到突厥地区后，与突厥人一起狩猎的场景。图上所刻画的五位骑马猎人，有披发的突厥，也有卷发的粟特，有的举剑刺狮，有的弯弓射兔，有的策马疾驰，只有最下面一位抛绳索套鹿。其装束似波斯王子，卷发，头后有飘带，穿虎皮紧袖衣，应当是这幅图像的中心人物，或许是萨保之子。安伽第 10 幅是盛大的宴饮图，萨保和突厥首领在虎皮纹帐篷前对坐而饮，前有乐舞，乐队周围都是酒器，右下角还有一庖人正在准备食品。这里表现得很像是庆祝狩猎成功后的狂饮和狂欢^②。

5. 共组商队，出外经营

Miho 第 11 幅（编号 D）是出行图，上方一胡人牵着驮有高大包裹的骆驼前行，骆驼右侧和后面各有一胡人随行。下方有三个披发突厥人骑马而行，骆驼与马都是由左向右行。中古时期的粟特商队，并非只是由粟特人组成，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断地吸收各民族的人加入进来，因此有的商队中，也有突厥人、吐火罗人、印度人参与其中，但主体是粟特胡人，因此商队的首领往往是粟特出身的萨保^③。

6. 突厥参加粟特葬礼

Miho 第 3 幅（编号 F）是葬仪图，上面是戴口罩的祆教祭司正护持圣火，主持葬仪，他身后有四人持刀磬面，上下是送丧

^① 拙文 “The Illustrative Sequence on An Jia’s Screen: A Depiction of the Daily Life of a Sabao”。

^② 拙文 “The Illustrative Sequence on An Jia’s Screen: A Depiction of the Daily Life of a Sabao”。

^③ 拙文《Miho 美术馆粟特石棺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